

道光皇帝

赵 辉 著

(下)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 三十年天下是他的

一、大难不死的皇孙 (3)

蹿上桌案的波斯猫,被溶有剧毒的茶水弄得一命呜呼,却误打误撞地救了“候补皇帝”的圣驾。难道是上苍有意安排那白毛畜生代绵宁饮鸩一死,好让他成为统御华夏三十年的第八代大清天子?……都说大难不死必有齐天洪福,而这位幸免于难的未来道光皇帝,给大清子民带来的究竟是祸是殃还是福?……

二、难舍难留一段情 (45)

红菱姑娘那半推半就的举动,反倒撩起了绵宁的一片春情,少女时隐时现的体香,让这位金枝玉叶浑然忘却了自己的贵胄身份,更不去顾忌身下的玉体原来就是大清朝视为洪水猛兽的白莲教“妖女”……那相貌酷似绵宁的少年,直到鲜血沥尽的一刻,

口中仍怒骂清狗不已。而绵宁却充耳不闻，只是紧握着少年的碧玉扇坠痴痴发楞——那正是他一夜风流留给红菱的终身遗恨啊……

三、热河行宫中的鬼影……………（130）

一丈白绫，送走了红菱姑娘的香魂，也彻底割断了绵宁在江山与美人之间的最后一丝犹疑。在伴驾前往热河行宫的路上，他已经把红菱忘得一干二净，心中想的，只是怎样早一天把御辇中的那个人送上西天……父皇临死前那恐怖的叫声，与电闪雷鸣交织在一起，任谁听了也只会毛骨悚然，而对于绵宁来说，却不啻于世上最动听的音乐，那简直就是迎接自己龙登九五的鼓乐之声啊……

四、绣阁春色与边塞狼烟……………（194）

暖玉在抱，温香满怀，绮女那吹弹得破的粉肤，那令人欲死欲仙的媚态，使新登基的道光皇帝由衷慨叹：“先帝真是眼力超凡！这小小的女嫔便如此出类拔萃，那后宫佳丽们更不知该何等的胡天胡帝呢！”……衣冠不整的大清天子，被八百里快马邸报从春梦中惊醒，新疆回民不堪奴役，树起了反帜，刀光闪、马蹄乱，烽烟滚滚来天半……

第二章 朕要当回中兴明主

一、好一朵芙蓉花 (259)

烟尘未靖,强敌未灭,奉旨平乱的伊犁将军庆祥却匆匆回府,只是为了去同新姨太太倒凤颠鸾……号称回疆芙蓉花的姨太太玛达娅,耐不得空房寂寥,与精壮的下人大偷其情,却被庆祥逮了个正着……芙蓉花贝齿咬碎,气呼呼地投奔了叛军,那曾经为伊犁将军宽衣解带的玉手,这回,打开的却是大清边疆重镇的城门……

二、何时了却君王天下事..... (310)

用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,换回铁嘴相士一番吉言利语,道光的忧虑总算是下去了一半,剩下的,就看八旗将士如何东讨西征去救平祸乱了……在午门城楼上,道光俯视着曾经不可一世的叛酋张格尔,心头不禁升起一丝自得:“朕的文治武功,比康熙乾隆两位先帝也未必差得了多少!看起来,大清中兴的重任,还非朕莫属呢……

三、打补丁的龙袍与告官的民女 (382)

在某一次朝会上,大臣们突然发现,万岁爷的龙

袍居然缀上了补丁!“今上尚俭”,这是多么重要的信息!一时间,群臣效仿,旧衣铺的买卖顿时火得一塌糊涂……假模假式的满朝破衣烂衫,并没能让大清吏治起死回生,倒是大眼睛民女的一曲悲腔,掀翻了四十多副顶戴花翎……

四、拾不起的烂摊子 (421)

道光有心效仿当年三下江南的乾隆,微服察访以飨吏治。只可惜,他面对的却是一副拾不起的烂摊子……外朝既已不堪入耳,内廷更是令人糟心。娘娘们醋海兴波,皇太后觅死寻活,老丈人涉嫌重案,心上人冷颜相向,弄得雄心万丈的道光,只好向福寿膏求助,成了大清国地位最高的“瘾君子”……

第三章 大烟,给我滚得远远的!

一、毒焰笼罩了大清 (497)

一手握着烟枪吞云吐雾,一手提着朱笔草诏禁烟,这就是被称为“禁烟天子”的道光皇帝……往日骁勇善战的八旗健儿,如今一个个形销骨立、不堪一击;应试举子夹带进场的首选物品,也由供其作弊的文稿,一变而成可以“提神醒脑”的大烟土了。鸦片的毒焰,正笼罩着整个大清……

二、谁挽狂澜于既倒 (542)

鸦片祸国的阴影,在道光心头挥之不去,令他面对玉体横陈的俏丽佳人也觉索然无味,大明天子的“雄风”竟难觅踪影……临危受命的林则徐,虽然得到了紫禁城驰马这破天荒的恩宠,心头却异常沉重,千里之外的广州城里,会是怎样的难题在等待着他……

三、大刀阔斧与投鼠忌器 (602)

钦差大臣林则徐南下广州,大刀阔斧厉行禁烟,消息传到京城,道光皇帝暗暗点头称是……庄亲王磕头如捣蒜,可怜巴巴地哀求皇上高抬贵手,道光投鼠忌器,望着自己吸毒成癖的亲侄子,竟不知该如何处置……

四、虎门,历史永远记住你 (642)

广州十三行之首的伍浩官,串通洋人,妄图丢卒保车蒙混过关,林则徐拍案震怒:“推出去,斩!”……道光十九年六月三日,滚滚的浓烟直冲云霄,将近两万箱鸦片在虎门化为灰烬……

第四章 苍天不佑大清

一、坚船利炮撞国门 (705)

道光还沉浸在禁烟胜利的喜悦中，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却已撞向了大清的国门……停泊在京城几百里之外的英国战舰，令道光好生为难，沉吟再三，他终于下旨：“林则徐办事不善，着刑部严加议处……”

二、恨无补天手 (765)

关天培同疯虎，挥舞大刀狂斩登岸的英军，他身旁，死尸遍地、血流成河……大清将士的浴血奋战，并未能阻止侵略者的步伐，一座座沿海城镇相继陷入英夷之手。道光老泪横流，仰天长叹：天哪！难道你再也不来佑护我大清了么……

三、天涯海角访明珠 (807)

外患未平，内忧又生，就连后宫也接二连三地闹起了乱子。道光冥思苦想，终于醒悟：这一切祸殃，怕不是由于多年前朕丢失了镇朝宝珠才引起的吧……密殿受命的新科探花曾国藩，是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从一个当时叫兰儿后来叫慈禧的女孩儿手里骗回了宝珠。可是，一颗小小的珠儿当真能让大

清国起死回生么……

四、万死难赎百年遗恨 …………… (850)

道光死也不肯相信,他竟成了大清国第一个割地天子!百年国耻,当真要由他亲手开启肇端么……香港被红毛鬼子占去了,大清版图再也不会完整了,虽然河北的皇陵还在金壁辉煌地恭候着道光,可他将用怎样的脸面,去同列祖列宗相见于九泉呢?六十九岁的道光,就这样走完了他无奈的一生……

四、拾不起的烂摊子

道光有心效仿当年三下江南的乾隆，微服察访以飭吏治。只可惜，他面对的却是一副拾不起的烂摊子……外朝既已不堪入耳，内廷更是令人糟心。娘娘们醋海兴波，皇太后觅死寻活，老丈人涉嫌重案，心上人冷颜相向，弄得雄心万丈的道光，只好向福寿膏求助，成了大清国地位最高的“瘾君子”……

五月的华北平原笼罩着淡淡的云霭，远远看去，眼前仍是一片衰草的枯黄色，从脚下一直延伸到茫茫的天际。周围没有一丝响动，没有一丝变化。仿佛其它色彩和声音，都被这沉寂的大地，单调的枯黄、死气沉沉的枯黄吞噬了。

突然，一阵得得的马蹄声和咕碌碌的车轮滚动声，打破这片寂静的天地。只见远处的官道上驶来三辆马车。走得近了，看得清楚是三辆半旧不新的马拉轿车，轿车的帘子都拉得严严的。坐在轿车里的人，不知是睡着了，还是懒得动弹，听不见一点儿响动。八个长随打扮的粗壮汉子骑马在轿车的周围护卫着。一个家奴打扮的白净男子紧紧地挨着第一辆车的轿帘行李，仿佛准备随时听候主人的吩咐。另一名使女则紧紧地挨着第二辆车轿。

“妈的，”一个瘦长脸的壮汉嘟哝着骂道，“这鬼天气，自打出了京城就没开晴过。”

“这时正是雨水多的季节！”另一个壮汉应声道。

再没有人说话，一行人无精打采地往前赶路。

突然，一阵夹着雨腥味的东南风呼呼吹来把地上整片衰草刮得一边倒，空中拉起了满天阴霾，天色一下子黑了下来。

“启禀皇……啊，主子，要下雨了。”家奴打扮的白净男子尖着公鸭嗓子向轿里的主子道。

“叫张乘风先找个地方躲一躲。”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道。

一行人马，加快速度，向前驰去。

那坐在最前面轿子里的中年男子，正是道光皇帝，白净男子是御前太监常永贵。中间轿里坐的是新被道光册封为妃的绮儿。那跟随的使女则是素娟。最后一辆车里的军机大臣王鼎则是一身账房先生打扮。

道光皇帝被腐败的吏治扰得头痛。但他不甘心看着大清祖业江山被毁掉。他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挽救它。既然京师的吏治问题一时无法解决，那就从地方上入手吧。

道光想到皇祖乾隆皇帝三次东巡、三下江南，微服出访，查处了大批的贪官恶吏，便有意效仿先祖，微服出京，到全国各省查看一番。

当晚坤宁宫中，道光帝将有意出京的打算对绮儿说起。

“皇上出京，绮儿哪里放得下心，就让绮儿也一起去吧。”绮儿道。

“也好，”道光帝略一沉思道，“你就扮作朕的家眷，也好掩人耳目。”

“绮儿喜欢素娟丫头，想跟太后讨来，皇上看，行吗？”绮儿央求道。

“只要太后舍得，朕才不管呢！”道光笑道。

绮儿得意了，道：“这可是皇上亲口说的。”

第二天，绮儿叫人去请了九岁红送到太后跟前，果然把素娟讨了来。

道光帝只带军机大臣王鼎。容安一案使得他对其他大臣失去了信心。

道光皇帝有心效仿皇祖乾隆，却没有了乾隆皇帝三下江南的气势和风采。只带了张乘风等八名大内侍卫和常永贵、素娟等，轻车简从，离了京师。

窗外冷雨凄凄，屋里温暖如春。道光和王鼎君臣一边饮酒，一边谈论着在保定府考查官吏的情况。道光帝不时地摇头叹息，王鼎一边劝慰，一边为主子出谋划策。

不知不觉，君臣二人谈到深夜。突然道光帝涕泪交流，手足乱舞。

“主子，怎么啦？”王鼎以为皇上忧虑成疾，吓得大叫起来。

只听道光大声叫道：“常永贵，快拿烟枪来。”守候在门外的常永贵手脚利索地拿过烟枪、烟灯，装上福寿膏，捧到道光帝面前。道光帝贪婪地吸着，渐渐恢复了平静。

王鼎看得清清楚楚，一下子惊呆了。吓得他扑通一声跪在道光帝面前。惊诧地问道：

“主子，您抽的是鸦片？”

“不，”道光帝毫不在意地道，“这是福寿膏。”

“这福寿膏，名字好听，其实就是鸦片。我大清云南等地出产阿芙蓉，将其果浆提炼，就可制成鸦片。此物吸食，极易成瘾。久食鸦片之人则肩耸项缩，颜色枯槁，奄奄如病夫，直至毒入髓骨，中毒而死。”

“有这么可怕吗？”道光帝推开了烟枪。

“臣岂敢妄言，”王鼎继续谏道，“鸦片之害，先皇早已知之，雍正七年就有《禁烟法则二十条》颁行天下。嘉庆朝也多次颁旨严禁鸦片。如今外国人在广州的鸦片走私十分猖獗。臣民吸食者日众。长此以往，将使我大清财富外流，国民均弱。”一席话说得道光帝如梦方醒。突然站起身来，举起烟枪，摔在地上，坚决地道：“爱卿金玉良言，我铭记于心。从此与鸦片决绝。”

“主子圣明。”王鼎满意地笑了。

“常永贵。”道光帝突然喊道。

“奴才……在。”早已吓白了脸的常永贵听见主子喊他，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

“你明知鸦片之害，为何还蛊惑朕吸食，是何居心？来人，给我拖出去，乱棍打死。”

“主子饶命啊！”常永贵瘫倒在地哭着求饶。

两名大内侍卫立即架起常永贵往外就走。

绮儿闻讯赶来，忧虑地道：“主子没有人侍候怎么办？”

“这个好办，”道光帝道，“明日命沿途驿站飞报京师，再差一名就是。”

大雨下了一夜，天亮时总算是停了，道光皇帝刚用完早膳，侍卫张乘风进来问道：

“主子，是不是等路干了再走？”

“不，还是赶路要紧。”前面不远就是黄河，下了这么大的雨，道光帝想看看那里的情况。

一行人马不顾雨天路滑又上路了，走了还不到一个时辰，车子却走不动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道光帝撩起轿帘问道。

“回禀主子，前面有人拆桥，过不去。”张乘风急忙走到轿前道。

道光帝往前面一看，果然有十四五汉子正把桥上的石头，一块块往路边抬。

这时，王鼎已经下了轿子，来到道光帝面前道：“主子，让老奴去看看。”

王鼎带着张乘风来到前面，走到一个高个子壮汉跟前。王鼎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拆桥？”

那高个子正吃力地抱着一块石头，没好气地道：

“你说谁拆桥？”

张乘风一听，这人倒挺横，他来气了，大声叫道：“我们说你呢，你把桥拆了，我们主子过不去，耽误了大事，你吃罪得起吗？”

高个子一听他好大的口气，毫不示弱，大声地说：“你们主子再大的事，也没我们的事大。”

王鼎也有点火了，说道：“这桥是官家所有，你们私自拆毁，是要犯王法的。”

高个子可不吃这一套，故意气他们：

“啥子王法不王法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拆桥。”

几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大，道光帝听得清楚，心想：这些刁民真是胆大妄为。立即对身旁的内侍李铁腿道：“把他们为首的抓起来送保甲局去。”

李铁腿遵旨，立即把道光帝的旨意告诉了张乘风，张乘风就等这句话呢，一伸手抓住高个子的肩头，手上一用力，高个子立即妈呀一声坐在地上，张乘风厉声问道：“说，谁让你们

拆桥的？”

高个子也是个硬汉，咬着牙一声不吭。其他十几名壮汉一见，一齐举着拳头扑过来。却被李铁腿三拳两脚打得滚的滚，爬的爬，再没有人敢上前。

张乘风手上又加了两成力，大声问道：

“说，谁让你们拆的桥？”

“我！”桥对岸有人高声回答。

张乘风等人抬头看去，只见桥对岸走来一位四十左右，举止庄重的绅士。此人身材高大，青色的长袍下摆溅满了泥水。他走到桥边，脱掉鞋子，用手提起长袍的下摆，涉水到了对岸。

王鼎一看，此人好面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，一时却想不起来。见他来到面前，便道：“是你指使他们拆桥的？”

“正是在下。”那人点头道。

站在一旁的李铁腿一听，立即走到近前，揪住那人的袍袖喝道：“走，到保甲局去。”

被张乘风揪住的高个壮汉立即大声道：“大胆，他是朝廷命官，你们敢无礼！”

众人一下子都愣住了。

那人爽朗地一笑，双手一抱道：“下官林则徐，新任的淮海道。”

那十几名壮汉一听，呼啦一下跪倒在地。

“原来是林大人，小民多谢林大人帮助引退大水。”

王鼎这才想起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他当主考时中的进士。因为是随皇上微服巡视，他也不能暴露身份，只得一拱手道：“原来是林大人，失敬。”

林则徐这才道：“几位请不要误会，下官并非有意拆桥，阻断交通。实因下官赴任途中，路过此地，在前面叫朱仙庄的村里投宿。昨夜一夜大雨村里积水二尺有余。部分人家屋里已经进水，十分危险，乡民只得筑坝排水。下官观察四下地形，村庄最高，照理不应有这么多水。便命长随李跑一大早去四周查看，果然发现这座桥塌陷，堵住水路。李跑即回村招呼乡民清除毁桥，疏通水路。下官也叫乡民抬来跳板，暂搭木桥。”说完用手一指，众人一看，果然有几十名乡民抬着跳板向这里走来。

“林大人真是爱民如子！”道光帝不知何时下了车轿，站在众人面前道。

因为路上泥水太多，车马难以行进，道光帝决定当晚住在朱仙庄。

用过午膳，道光帝看了一会儿书，觉得闷得慌，便信步出了客栈。张乘风急忙远远地跟着。

这是个典型的乡下小镇，两百多家农户簇拥着几家小商号，最热闹的是眼前这条约七八米宽，四五百米长的巷子，这就是所谓的街道。即便是这最热闹的街上，也只有断续的行人在商号、店铺间走动。

“这位爷，是您呀！”道光帝正漫无目的地逛着，忽听前边有人说话，便循声望去。原来是那个高个子壮汉，林则徐的长随李跑正在向他打招呼。道光帝心思一动，何不借此机会找那林则徐谈谈。于是应道：

“是我，呆在客栈嫌闷得慌，出来走走。你家老爷呢？”

“我家老爷正在屋里看书呢！”李跑说着用手一指身旁的一家客栈。

道光帝一看，房门口只有一个小书僮在玩耍，便道：“烦你通禀一声，我想拜访你家老爷。”

“您等着。”李跑答应一声，飞快跑进客栈，一会儿跑过来，忙道，“这位爷，我家老爷有请。”

道光帝进了客栈林则徐的房间，林则徐急忙吩咐书僮：“小五，快给客人看坐。”书僮小五侍候道光帝坐下，献上茶来，林则徐开口问道：

“客人贵姓？”

道光毫无准备，匆忙答道：“敝……姓黄。”一眼看见林则徐面前放着一本《筹河筹漕篇》，忙引开话题。

“林大人并非河道官员，为何要钻研治河之道？”

“为官者，当爱惜民命，何分河官、粮官，林某看到每年汛期一到，黄河、运河、淮河、永定河洪水决口，暴雨成灾，民房被毁，田禾被淹，成千上万的灾民四处逃难，嗷嗷待哺。朝廷赈济有限，再加上一些贪官污吏丧尽天良，从中鲸吞，灾民之苦，可想而知。林某虽不是河官，却想研究治河之术，以后若做了河官，必尽力整治水患，拯万民于洪水之中。”

“水患不除，民不安生，为人君者，责无旁贷。”道光帝自觉愧疚。

“客官所言极是，”林则徐发现对方表情有异，便道，“看来客官也有爱民之心，以天下为念，实为难得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道光帝慌忙掩饰道，“黄某虽在京师经商，祖籍却在河南商丘府。每年逢黄河决口，家乡父老皆受水患之苦，黄某故有此心。哪里比得上林大人忧国忧民之心。”

“这位先生，”林则徐突然改了称呼道。“林某此次赴任，本应由山东经江苏直入安徽，因离任期尚早，林某便有意绕道

河南，想履勘黄河河床，寻找治理方法。”

“林大人真是用心良苦！”道光帝由衷地赞叹。

“兄台且莫如此称呼。”林则徐微微一笑，摇摇手道。“林某一路上都是轻车简从，微服行走，轻易不想显露身份。兄台就称我老林好了。”

道光帝暗道真是碰巧，两个微服出行的人碰到一块儿了。他本就不习惯称呼这“林大人”，但也不想叫他老林，便不客气地道：“看来你要比黄某年少几岁，黄某索性连这老林也不叫，就喊你小林可好？”

“好，好。”林则徐十分爽快，当即拍手赞成。

这两位，一官一“商”，初次相逢，却十分投机，直谈到掌灯时分。

林则徐吩咐李跑：“快去镇上弄点酒菜来，今天我要和黄兄喝上几盅。”李跑答应着出去。

洒菜备齐。两个人称兄道弟，直喝到深夜才散。

次日清晨道光直睡到辰时才醒，绮儿急忙侍候皇上穿戴梳洗，素娟传来早膳。道光坐在几案前正要用膳，突然打了个喷嚏，剧烈地咳嗽起来，顿时涕泪交流，两颊泛青。绮儿大惊，叫道：“主子怎么了？”

道光帝双手掩面痛苦万分，声音低沉地道：“朕恐怕是烟瘾犯了。”绮儿吓得抱住道光帝，叫素娟道：“快快请王先生。”素娟飞跑出去。

王鼎慌慌张张地带着张乘风进来。

“皇上是烟瘾犯了，这可是无药可治。只有等烟瘾过去。”

“皇上这样子怎么成，还是让皇上再抽一次吧！”绮儿带着哭腔叫道。